



红松林军旅青年文丛

李能 著

青春山林



白山出版社



红松林军旅青年文丛(第五辑)

青春山林

Qingchun Shanlin

李 能 ◇ 著

白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春山林/李能著. —沈阳:白山出版社, 2005.4
(红松林军旅青年文丛. 第5辑)
ISBN 7-80687-228-0

I. 青… II. 李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小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 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23145 号

出版发行: 白山出版社

地 址: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23 号

邮 编: 110013

电 话: 024-23088689

责任编辑: 李一平

装帧设计: 赵连志

责任校对: 徐国清

印 刷: 中共沈阳市委机关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: 5.5

字 数: 140 千字

版 次: 2005 年 5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0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 1—1500 册

书 号: ISBN 7-80687-228-0/I·50

总 定 价: 90.00 元 (全套 5 册, 本册 18.00 元)



倾墨基层

——李能《青春山林》序

张德才

2002年4月,大兴安岭冰雪消融,万物复苏,在这充满生机的时节,我有幸来到大兴安岭军分区工作。从那时起,开始接触李能及李能的文字。

李能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干起来的。他当过连队的排长、指导员,干过机关的宣传股长、组织股长,步子走得坚实而又稳健。丰富的经历、充实的生活给了他许多智慧与灵性。我向来主张年轻人最好到基层干一干。基层是年轻干部成长的摇篮,那里是有志之士施展身手的舞台。李能就是汲取着基层的养料逐渐成熟起来的。基层生活理所当然地成了他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。

过去,我一直在野战、守备、预备役部队工作,对边防情况不甚了解,了解一些东西也只是从文艺作品上间接获悉的。到边防军分区工作以后,才真正有了“金戈铁马戍边关”的豪壮感。每次走边防,上哨所,我都被边防官兵那种不畏艰难、甘受寂寞、乐于奉献的高尚情怀深深地打动着。置身在官兵之中,尘



器纷扰远了,私心杂念远了,更多的是襟怀坦白,诚实诚信。李能正是抓住基层官兵这个主体作为他作品的重彩。一拿到他的书稿,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他把方向搞对了,作品定位很准,主镜头聚焦在边防军人上。如果没有丰富的基层生活,没有充实的当兵经历,那么李能的作品就不会充满兵的气息。当然,这个集子里也有几篇关于对社会的洞察和感悟,他入木三分地写出了人情世故,描绘了千姿百态的社会现象。

《青春山林》是李能多年来在小说创作上的一个总结。他最早的一篇小说《迟归》是在1992年发表的,那时,他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,《北极光文学》封二专门给他配了一幅图片。也就是从那时起,他的创作势头一直很猛,接连写出几篇叫采的好文。到基层连队任主官以后,整天和兵打交道,连队杂七杂八的事情牵扯了他很多的精力,在创作上他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。也正是这段时间,他对生活进行了深刻的积淀。从连队出来以后,特别是近几年,他亮出了“拼死吃河豚”的架势,大有厚积薄发之势。《那时我们年轻》、《出差》、《美好的岁月》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。这里我非常喜欢《余江的故事》这篇小说,战士余江从新兵下连后一直在边防,连一趟县城都没有去过。临退伍前,余江找到连队指导员,请求允许他上一趟县城。此时小说戛然收笔,看后令人怦然一动,韵味绵长。

可以说《青春山林》只是浩瀚卷帙中的沧海一粟。阅历的不同,文化修养的差异,对作品的评价也不尽相同。在有的人眼中,《青春山林》可能脍炙人口,煞是好看;在有的人看来,《青春山林》又可能稍显稚嫩,功力欠火。成也好,败也罢,这都无关紧要。这里我想要说的是,《青春山林》出自一位机关干部之手,这就很难能可贵了。李能作为宣传保卫科科长,本身有一大堆业务要做,部队的学习、教育、文化哪件都非常缠手,时间显得尤为紧



要。特别在文学倍受冷落的今天，他能在完成好本职工作的同时，坚持业余时间笔耕不辍，而且还闹出点名堂，确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李能是比较勤奋的人，别人休息娱乐，他却一头闷在办公室里爬格子。晚上几次路过他的窗下，里面总是灯火通明。如此不知疲倦地写作，自然有其中的乐趣，这乐趣来自对生活的热爱，来自对文学的虔诚。大凡搞写作的人都有这方面的体会，当书稿成铅、作品公众的时候，喜悦、幸福随之而来，你会为自己的劳动而感到欣慰。当然作为一个作者，仅满足能够发表还远远不够的。要想弄出一鸣惊人的作品，不下苦功夫是不行的，不管你是什么级别的写手。

在文学的殿堂里，李能实在算不了什么，更谈不上名气。但第六感官告诉我，李能会沿着写作这条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，因为豫南人执著倔强的性格，注定了他不会半途而废。我也衷心地祝愿他在写作这条道路上越走越宽，越走越畅。

（作者系大兴安岭军分区政委、黑龙江省作协会员）



目 录

1	倾墨基层 ——李能《青春山林》序 张德才
1	张大纲逸事
7	迟归
26	余江的故事
30	父子碑
41	青春山林
48	二妮
59	出差
89	缘
93	美好的岁月
104	那时我们年轻
119	日子怎么了
128	知道我在等你吗
136	我、妻子和岳父的朋友
144	回家
149	小小说七题
164	释放的心情(后记)



张大纲逸事

张大纲调进机关以后,不像以前那么活泛了。过去在连队的时候总是风风火火的,干什么事情雷厉风行,说干就干,很有点将帅风度。一次,军里考核连队五公里越野,天老爷不太长眼,瓢泼的大雨下个没完。考核组说,等雨停了再考吧。张大纲把袖子一捋说,请首长放心,我们保证考出好成绩。说完,抓起哨子一阵猛吹,吹得战士直来情绪。两分钟不到,队伍就集合在滂沱大雨下。张大纲喊了一声“跑!”只见个个小兵如离弦之箭,飞也似的蹿了出去。张大纲带头往前跑,扯着嗓子嗷嗷叫。考核首长看了以后,给了“这小子真行”的评价。

刚到机关上班的那天,政治处主任对张大纲说:“你现在已经是一名机关干部了。机关不同于连队,这里的说道很多,凡事要长个心眼,千万不要装枪放炮。”品咂着主任的一番话,张大纲萌生出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。

下班前,张大纲给股里的三名干事开了个短会,把主任的意思重复了一遍,让大家也品味品味主任的教导,从中受点启示,顺便强调了一下团结的问题。三名干事每人捧着一个本,像模像样地往本上记,记一会儿,抬头看一会儿。张大纲觉着有点别扭。



政治处会议室没有桌子，贴墙摆着一溜沙发。靠里侧有一张玻璃茶几，一看就是主任的位置。主任每次开会，都要告诉通信员把他的水杯端过去。张大纲到政治处5天了，总共开了两次会。每次开会，人还没到，水杯已经摆到了茶几上。开会的时候，副主任和其他三个股长都带着笔和本，主任说一句，就在本上记一句。张大纲两次都没有带本，瞪着眼睛傻听。第二次开完会，主任说：“张股长，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”

张大纲以为主任要单独交代什么事情，心里直犯合计。进了办公室，主任把肥胖的身体往松软的沙发一摔，然后说：“我先考考你，今天开会我讲了几个问题？”张大纲心的话，这还不简单，一口气把主任刚才讲的三个问题从头到尾说一遍。

“怪不得你小子不用记，原来脑瓜儿好使。”主任呷了一口水说：“好记性不如烂笔头，我讲话你可以不记，团长、政委讲话你也不记？我告诉你，这不是记不记的问题……回去好好想想吧。”张大纲感到主任话里有话，这件事情不会那么简单。

回去后，张大纲就想把主任的两次讲话都补到笔记上，然后再向主任道个歉。

他借来保卫股卢股长的本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画得乱七八糟，像个书法练习本，主任的讲话根本没记多少。张大纲感到很纳闷儿。

他和卢股长的关系不错，俩人一起入伍，一同考学，一块毕业。但卢股长进步比他快，当股长两年了，张大纲自然把卢股长叫老卢。他说老卢，你们挺能整事，明明本里什么都没记，装得还挺像，这不是糊弄领导吗？卢股长狡黠地一笑说：“这你就不懂了，领导的讲话那叫指示，记他的指示就是对他的重视，领导要的就是这种感觉。”张大纲狠狠地说：“你真他妈虚伪！”

组织股王股长为人稳重、随和、老实，干了4年副营，机关干



部对他的印象一直不错,都愿意和他唠嗑。最近一段时间王股长看起来不太乐呵,忧心忡忡的样子。张大纲知道,副主任年底有步,王股长对自己能不能接班心里没底。有些东西常常会出人意料,特别是干部使用上经常出其不意,越是呼声高的人选,越容易出岔。

一天,王股长对张大纲说:“晚上到我家喝两盅。”张大纲的老婆不在身边,是个快乐单身汉,政治处带家的干部谁家做了什么好吃的,都要叫张大纲过去喝点酒。果然,王股长的家属备了一道酱猪手和一盘花生米,弄得满屋飘香。王股长端起酒杯碰了一下张大纲的杯沿,说了一声“整”,只听吱儿的一声,一杯酒进了肚,然后拿起酒瓶自己把空杯斟满,兀自吃了起来。王股长的老婆给张大纲夹了块猪蹄说:“大纲,你到机关时间不长,对我们家老王不太了解,他是个实在人,有什么事愿意闷着,跟我连个屁都没有。你说说,老王年底有没有戏?”张大纲的嘴里正嚼着一条猪蹄筋,话有点吱吱唔唔的,“有戏!肯定有戏!”他用餐巾纸揩了揩手上的油说:“王股长的为人在团里是数一数二的,工作能力强,业务素质好,还写了一手好材料,只要副主任的位置倒出来,非王股长莫属!”王股长听完,脸上绽出了笑容,一仰脖又弄进去一杯酒……

形式上讲机关的生活很有规律,每天到点上班,到点下班。干完8个小时,剩下的时间归自己支配。可政治处不行,政治处的材料多,晚上要加班。到了晚上,别的干部可以在家享受天伦之乐,可政治处的干部却要点灯熬油。司令部给政治处编了一套顺口溜,叫“嘴起泡、头发掉,尿黄尿、睡不着觉,省老婆、费灯泡。”张大纲来了两个月,呕心沥血60天,个中滋味品尝得淋漓尽致。但张大纲感到这么干很充实,特别是憋了很长时间的材料脱手后,那种释放后的快感难于言表。什么是幸福?这就是幸福。政



工干部常以自己能写材料而暗中自豪。

保卫股卢股长的材料写得一般化,典型事迹、领导讲话他根本写不了。有一次师里让卢股长抓一个学法、用法的典型,接到这个任务后,卢股长急得团团转,到宣传股出溜好几趟。下班前,卢股长神兮兮地对张大纲说,晚上我请你吃烧烤。

张大纲这两天活不太紧,机关食堂的伙食又不好,肚子有点寡淡,便欣然答应了。两人喝了两瓶啤酒,吃了两串“炸弹”。卢股长说:“大纲,你说咱俩的关系怎么样?”

“没得说。”

“够不够哥们儿?”

“绝对!”

“有一句话叫,有福同享,有难同当……”

“我说老卢,有话吱声,别绕来绕去的好不好。”

“那我就直说了,师里让我写一个学法用法的典型材料,我这两下子你是知道的,我宁愿挖大沟也不愿写材料。主任让我后天交稿,哥们儿,这个时候你不帮我谁帮我。”

“我就知道你有事。”

七月的天气酷热难耐,空气黏稠,人坐着不动都汗如泉涌。当晚,张大纲光着膀子在微机前整整干了一个通宵,裤衩子都湿透了,把一个学法、用法的典型写得活灵活现……

卢股长如期交稿。

那天,主任在处务会上把卢股长好一番表扬,说卢股长愿学习,肯钻研,材料写得越来越好,还号召政治处的全体同志都向卢股长学习。后来,这个材料传到了军里,得到了军里的认可,在全军进行了转发。卢股长为团里添了不少光彩,看着春风得意的样子。

王股长感到这件事情很蹊跷。他心里清楚,凭卢股长的两把



刷子,绝对端不出这盘菜。材料这东西可不是一蹴而就的,它是个慢功夫,需要人去琢磨,去锤炼。头发不掉,嘴不起泡,想写出全军转发的材料,那绝对不是一般的水平。王股长写了这么多年的材料,在全军也没有转发过,对此,王股长始终是个心病。

从那以后,政治处的学习风气更浓了。大家都认为卢股长都能写出这么好的材料,我们为啥不行,况且卢股长的基础并不好,关键是功夫没用到。这几天,政治处的办公室每天晚上灯火通明。王股长也天天加班,晚上十二点钟才回去。他的嘴角起了一大堆白泡,眼圈熬得又黑又深,言语明显地少了。张大纲心里泛起一阵酸楚,感到王股长这人挺可怜。

没过几天,卢股长又请张大纲狠搓了一顿。他选了一家档次比较高的饭店,还要了一道鲮鱼头。包房里琴声悠悠,歌声缭绕,气氛和情调都不错。张大纲一看这架势,不知道卢股长的葫芦里又要卖什么药,便没好气地说:“再让我帮你写材料,免谈。”

卢股长给张大纲夹了一块鱼嘴上的肉,不紧不慢地说:“老同学,听你说话好像不太高兴?”

其实,张大纲确实不太痛快,明明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的材料,可是鲜花和光环却属于别人,自己还要跟着喝彩,这叫什么事?但是,话又不能挑明了,出卖了朋友不说,即使说出去别人也不一定相信,弄不好还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,闹一个不谦虚的名声。

卢股长笑眯眯地说:“老同学,俗话说,帮人帮到底,救人要救活。你帮了我一个大忙,我心里有数。”

“是不是又要算计我?”

“这嗑让你唠散了,我卢某不会那样下贱吧。”

“我是服了,什么事,你就说吧。”

卢股长把嘴凑到张大纲的耳朵上说:“你帮我写材料的事,



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谁都不能告诉。否则，我将前功尽弃。”

卢股长的一番话使张大纲云遮雾绕。

转眼间，年终总结开始了。政治处只有一个立功指标，僧多粥少，不好分配。主任对评功评奖的问题十分敏感，它事关干部的切身利益，千万不能大意。再说了，十几双眼睛盯着，大家嘴上不说，心里都有自己的小九九。主任拿不准这个功给谁比较合适，年轻一点的干事杂活没少干，但没有几个能独当一面的，腰杆子都不太硬。股长又有好几个，论能力各有优长，论工作不相上下，给谁不给谁也不好确定。主任想来想去，决定采取民主投票的办法，当场投票，当场唱票。为了防止天女散花——不集中，他提出两个候选人，一个是老实、肯干的王股长，另一个是处事圆滑的卢股长。末了主任说：“大家投票的时候一定要慎重考虑，严肃认真，切实把最优秀的同志选出来。当然，也可以选其他的你认为最好的同志。”

选举结束了。选举的结果出人意料，王股长得了3票，卢股长得了1票，张大纲却得了14票。据说，卢股长还自投了一票。

年底，副主任提主任，张大纲代理副主任。王股长转业了，卢股长也转业了。



迟 归

五月，正是春季发情的时节。西部高原上绿色的植被焕发着诱惑人的妩媚和鲜嫩。或丛丛簇簇或块块片片缀补着黄土高原上袒裸的土地，给粗犷凝厚的大坡添上温柔娇艳的韵致。远远扯在天边的起伏跌宕的黄土高坡便如一床锦上添花的硕大被缎，覆盖在厚实的黄土高原上。整个高原如一位酣睡的巨人，似乎还发出粗重的深厚的呼吸。

某军校在一座秃山的脚下，遥遥望去如葱莹的翡翠，扣进枯岭。它与黄色的塬绿泾渭分明。稍近一望，又如秀色的花园飘入人们的眼帘。

根据院校培养部队基层指挥员的宗旨，一场野营综合演练的初步计划在这里酝酿成熟了。院党委经过慎密周全的考虑，又经过几场畅所欲言、各抒己见的民主辩论会，认为学员二队直接承负这次野营拉练的任务较为妥切。一是因为此项教学乃建校至今首次试行，必须挑出精明强干确保成功率的部队；二是因为到延安老区进行实地情况的训练，不能把长期以来凝集在老区人民心中解放军的美好形象玷污了。

二队在全院一直遥领风骚，独占鳌头。不仅是全院同期毕业队中仅有的大专队，而且在总参通信部正规化会议阅兵式当中，



更是大出风头、威震全院。这是高规格的阅兵，不得不令众多的将军们叹为观止！若把二队从天安门广场上推过去，惯有的威风也不会羞涩多少。二队的教导员姚来贵和队长何华，虽已逾越而立之年，却并不乏虎气生生的热性。特别是姚来贵，别看是搞政治工作的，同样洋溢着军人那种骁健强勇的通性。同时，他还兼有慈母一样的仁爱 and 和善。二队正是在他为党支部书记的统筹下，处于节节不败之地。锦旗、奖状像一只只追光的蝶蛱，飞向光闪闪的二队。所以，这次综合演练首当其冲的理应是二队。

二队的营舍有条不紊。门前的两排杨树如墨斗线拉过一般，傲气十足地绿着。

姚来贵正在受理院里下达的综合演练精神。一支笔在本上戳点着。浓聚着男性激素的额头攒着一撮光亮。他时而停笔，时而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捻捏一巴，显然一幅沉思状。

队长何华突然风风火火闯门而入，躁急的情绪很浓酽地流在脸上，手里拿着一纸电报，冲着伏在桌边正聚精会神的姚来贵扫射一串“机关炮”。

“老姚，这回无论如何你也要回去一趟。你看看，白纸黑字，真亮地写着‘儿病速回’，八成你们家强强病了！你总是对我们二队讲良心，而对老婆孩子不尽仁爱，你不免有点太狠了些！老姚，秀芬她一个人把家撑起来够难的了。你们那山沟沟我是知道的。咱们当兵的一走了之，整个家撂给老婆去扛，的确有点太那个了；好像当儿子做丈夫的完全脱产于家似的。上回你老娘病重，正赶上通信部阅兵，你是拖了再拖，结果呢？秀芬气得要和你分开过。甭管是谁的主意反正有这码事！这次拉练，我一个人也行，你还是赶紧收拾收拾回去看看；你可就那么一个小子，出了问题，可别后悔对不起孩子！”

姚来贵被突如其来的数落击得懵头懵脑。他一把抓过电报，



速速瞥过一眼，腮部肌肉咬出一块棱。然而惊奇在脸上仅滞留片刻，便倏地化去，又换出若无其事的神情调和在面部。

“老何，不大事！娃家三天两头犯毛病，属正常情况。再说强强这小子本就是病秧子。”

“什么大事小事？强强可三岁了！前两胎老婆流了，好不容易保住这个种。你说，什么还叫大事？小心秀芬又打你的离婚！”

“嘿，嘿，告诉你秀芬跟俺绝对‘铁’，上回跟俺撕巴纯是徒有虚势，俺娘指合的。唬唬俺。这不，早早地鸣锣收兵了。”姚来贵面目一转又说：“老何呀，这趟去延安拉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。学院对这次拉练格外重视，早早就拟出了计划；成立指挥部，建立了临时党委，你看看这些材料，作为队里的教导员，俺不去，你说俺心里头能搁下吗？老何，你不知道俺的倔脾气，俺俩来个君子协定——电报的事绝对不许宣扬出去！”

“那就不回了？”何华反问道。

“你看现在这架势，不是和尚头上的虱子——明摆着的吗？”

“嗨！真拿你没招。”何华失望地摊开双手，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滋生着。

“唉！当兵的讲点奉献天经地义嘛！”

显然是玩笑话，狡黠的笑很勉强地挂在姚来贵散漫的胡茬上。

“好！好！好！出了事可别怪我这搭档攀你。我可是仁至义尽了！”说完，稍有沮丧地走了。

姚来贵的神色慢慢缓回凝重里。他从桌拾起烟，磕出一支伸嘴衔住，“嗤”地划亮火柴，猛劲嘬了一口。把火柴梗挥灭丢进烟灰缸里，长长吐出一柱烟雾，眼光黯然失色，遁了光彩。强强咋啦？冻着了，千万别出啥乱！这个节骨眼上犯病，怪头疼的。没啥事吧？只是“儿病”并没有“重”字。怕是秀芬和娘借此机会让



俺回去。秀芬啊，俺也怪想你的！好些日子没亲着了！可现在脱不开身，过月把再说吧。

这里是一直绵延到天边的丘陵。峰峦层层迭迭突兀在大地上，弥漫着翠茵茵绿墨墨黛青青的色彩。雪亮亮白闪闪的潭泽逶迤散落在沟壑之间，白带云团在山腰间缭绕……

夹在两峰间东零西落地洒下一间间简陋的泥瓦房，参差在漫坡上。这里似乎永远风平浪静；这里的人一代一代满足着大山粗糙的馈赠；他们是在极度谦和而又极度清贫中繁衍生息。他们舔尝着宁谧，从不会发出过分的奢望。正因为这广袤无垠的丘陵，就注定有爬不出去的顽习遗俗；这里的顽习遗俗又是那么坚如磐石，牢不可破。所以，这里的人一旦有了天灾之祸，特别是身惹病魔，往往是祈求上天怜悯，要上天的灵气来驱邪避恶。这里似乎一点也感染不到现代文明的气息。

紧挨两棵桐子树的泥墙瓦房，风雨剥蚀的有些过于不近情意，几乎没有墙的形象。

秀芬正欲往大锅里添水。

“秀芬……”浑浊的声音出来的很曲折，是经过嗓子的黏滞后出来的。

“唉！”秀芬答应着。

“歇会儿吧，猪俺都喂过了。”老妪对秀芬晃一个过来的手势。

“娘，你怎么又忙乎，这点事俺能干过来，你别给累着。”

秀芬端来一簸箕花生，用腿支着坐在老人跟前，娘儿俩哗哗剥剥地数花生。于是满屋里就只有那种声音。

房里有些暗淡。两孔洞窗开得极为小气。两柱阳光直射进来，里面浮荡着埃雾。里屋床榻上躺着骨瘦如棍的强强，纸糊似的面孔蒙着灰白灰白的愀色，一床红底花被子拦脖盖住，极勉强